



楊樹孝學習速成識字的故事

用自己的手寫出心裏話

崔 立 權 作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楊樹孝是一個搬運工人，他在學習速成識字的過程中，不斷的磨擦思想鬥爭，以積極鑽研的精神，成為一個優秀的學員，使自己在文化上翻了身。這些生動的事實，反映了速成識字法的優越性，也證明了那些不相信速成識字法能夠速成的人們，對於推廣速成識字法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。我們為了配合掃盲運動特編輯出版這本小冊子。

一九五二年十月

報名參加速成識字班

速成識字班快成立了，大家正醞釀着報名，楊樹孝拿不定主意，他翻來覆去地想：「報名呢？不報名呢？這個事也真新鮮，『速成識字法』頭一回聽見說，一百五十小時，就能認兩千字，能看書，能看報，還能寫出三百字的文章。這可怪了，莫非老師有『神』法？祁（＜）建華莫非是個『神』人？……」正在想着想着，忽然劉清祿同學來找他：

「老楊你報名吧？」

「我，我想着報，還沒有拿定主意呢！」

「報吧！咱起個帶頭作用，試試看。」

「好！老劉，晚回去一會，咱倆商量商量。」他倆順便蹲（ㄉㄨㄣˋ）在一起，就啦起來了。

楊樹孝和劉清祿這兩個小青年，一個二十四歲，一個二十二歲，是班裏的積極分子。自從成立了業餘學校，一年的光景，誰也沒有缺過課。這回上級工會要成立速成識字法實驗班，老師在班上做了動員，號召報名參加。全體學員們不大相信，都不敢報名，楊樹孝和劉清祿也是半信半疑的。

這兩個小青年，咕嚕了半天，最後決定要報名。楊樹孝說：「不管別人怎樣不相信，咱是要報名參加的，上級為了提高咱的文化，叫咱速成，還有什麼不好！」

可是晚上回家睡覺的時候，楊樹孝又在考慮：「說也是嘛，在普通班學習了一年多，才念完了第二冊工人識字課本，算算也不過學會了三百來字，均開的話，一天還學不到一個字呀！這樣學下去，還不得十年！可是老師就是那麼個慢教法，又有啥法呢。這回號召咱學



楊樹孝說：「不管別人怎樣不相信，咱是要報名參加的！」

『速成』，無奈又太『速了』，一百五十小時完成任務，一天得學一百多，這能記得住嗎？那能這麼『速』？」楊樹孝翻來覆去地睡不着。他繼續想：「共產黨還說瞎（丁一丫）話嗎？上級還會騙咱嗎？一定有道理，報名就報名吧。反正都是學習，試試看，不行再回普通班。」

下定決心向文化碉堡進攻

速成識字班成立了。市文教局魏鏡寰（厂X马）同志來作動員報告，啦的頭頭是道：速成識字法怎麼來的呀，在部隊實驗的情況啊，這次搬運工人實驗班的重大意義啊，將來普遍推廣，對於建設祖國要起偉大的作用啊，還有速成識字法怎樣「速」法，怎樣「成」法等等，道

理講的很多。楊樹孝聽迷了，他一面聽，一面想，一面點頭，覺得魏同志啦的很對。新中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，就要由現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，逐步走到社會主義社會，沒有文化，怎麼能建設國家呢！咱工人階級不好好學習，怎麼能擔負起領導建設國家的任務呢！雖說現在已經在學習，可是像老牛趕破車一樣的，多噁（P馬）跟趟啊！這回提倡速成，正是個好機會。楊樹孝和其他同學一樣，思想開始轉變了，覺得這次參加了速成識字班，還很光榮呢！下班後，又找着幾個同學啦了啦，大家都鼓起了勁，都覺得前途很光明。但是他又產生了一個新的顧慮，就是怕學不好，對不起上級，因為他知道識字就是難嘛！

舉行宣誓大會了。會上首先由教導處崔老師介紹大會的意義，說：「今天我們要正式進入文化陣地，向文化調（勿一么）堡開炮，為了勝利地完成任務，我們現在舉行這個攻克文化碉堡宣誓大會。」楊樹孝坐在前排，聚精會神的聽着，心想：「真新鮮，開學典禮叫做攻克文化碉堡宣誓大會。」

接着工會的王主席下了學習動員令，說：「速成識字法是提高文化掃除文盲的有力武器，咱們的實驗班是學文化的開路先鋒，咱們是千千萬萬文盲同志學習的榜樣。黨和上級交代的任務是光榮的，咱們只准成功，不准失敗。」工會王主席向學員們發出了戰鬥號召，每個學員的心裏都在跳動。

最後教師宣讀決心書，學員代表宣讀決心書，市文教局黃科長致詞，歡送大家上戰場，並預祝成功。大會那麼隆重緊張，一百二十個學員，都像猛虎似的，摩（門）擦掌，準備戰鬥。楊樹孝興奮的心都跳起來了。



在宣誓大會上，一百二十個學員，都像猛虎似的，摩拳擦掌，準備戰鬥。

想起毛主席信心就大了

學注音符號的時候，楊樹孝遇到了困難，就是舌頭硬，不會打彎，對幾個搗蛋的字母如「ㄋ、ㄌ、ㄣ、ㄨ、ㄣ」等，就是不熟練，開口半天，發不出音來。這怎麼辦呢？字母又那麼重要，是識字的拐（ㄍㄨ拐棍，千千萬萬的中國字，都是用它拼出來的，不學會它，突擊生字時，還不是瞪（ㄉㄥ）着眼掉隊嗎。楊樹孝下定決心，一定先把拐棍掌握起來。

為了練習搬家，他要做一幅字母卡片，走到小鋪裏，找馮大爺要個香煙盒子，想把它裁成一塊一塊的貼上字母，裝在口袋裏，準備練習搬家用。馮大爺看見了，

問道：「這不是國音字母嗎？你學這個幹啥用？」

「我學速成識字法啦，這是識字的拐棍，用它突擊生字。」

「你這才胡鬧呢！興了多年都沒興開，你學它幹麼？也不過查查字典用着了，用它學習生字，還叫什麼速成法！」楊樹孝心裏的話：你根本沒摸到速成識字法的門道，光憑老經驗吃不開了。他隨便應付了幾句話，就回來了。

隊上有的工人，說楊樹孝是念洋文，淨說他的風涼話。院中的老大娘們，聽着也嫌煩，就說：「你這是哇（X Y）啦的啥？快到外面念去吧！」楊樹孝到處碰到不順利的事，真有點心焦。有個上五冊班的學員，聽說楊

樹孝參加了速成識字班，對他說道：「那簡直是白搭，我在五冊班學習，一天學一課，十來個字都記不住，你一天學一百多能行嗎？再說書上、報上、信上還能給你專門註上符號嗎？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回二冊班吧！」這樣一說他開始思想動搖了。可是，有一股新的力量支配着他，就是他相信共產黨，相信毛主席，相信工會，相信老師，難道他們的話還不可靠嗎？毛主席說的話，那句沒兌現呢！最後，楊樹孝堅定了信心，不管別人說什麼，他是堅決要學速成識字法的，不管碰到任何困難，也要學下去。

動員老婆回娘家

突擊生字開始了，這是很緊張的階段。樹孝在家裏複習生字，感到孩子哭老婆叫地，實在用不下心去。於是想起七中隊于道河的辦法來，為了學習，暫時把老婆送回娘家去。

樹孝的老婆，怕丈夫加速成識字班學習會耽誤幹活，思想不大通。但她又不從正面提出來，只是說：「我不是不願你學習，是怕你勞動一天怪累的，晚上回來再學習到大半夜，這不把身子累壞了嗎？你病了咱全家依靠誰呢？」

樹孝聽了有點不耐煩，他想怎樣才能打通老婆的思想呢，想了半天，他說：

「淑英！你知道咱爹是怎麼死的嗎？還不是為了我

上學，惹了地主，叫他們害死的。今天有了學習的機會，再不好好學習，還對得起他老人家嗎？」於是啦起過去的事來，老婆聽着聽着感到一陣心酸，眼睛有點發濕（戶），叫丈夫這麼一說，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。

提起樹孝的家庭話就長了。他的原籍是泰安縣趙家莊人，家庭是個貧農，八歲的時候，曾上過一年的小學。有一次被地主家的孩子一巴掌打的暈倒在地，半天爬不起來，父親找地主去說理，又被辱（日×）罵了一頓，從此得罪了地主，樹孝也退學了。以後八路軍活動到樹孝的家鄉，不斷住在他村，父親又常接近八路軍，這又遭到地主的痛恨。在樹孝十一歲那年的秋天，一天晚上，樹孝和他的父親、哥哥正在泉涯澆畦（丁一）種地，

突然來了四個匪徒，將父親和哥哥用槍打死。樹孝躲在大墳後邊，才免遭毒手。父兄的屍（尸）體就倒在園畦的水泊裏。從那時起，樹孝就被母親送來濟南避難。第二年母親又死了，只賸（尸）下他這個十三四歲的孤兒，無依無靠，在濟南流浪。他幫助人家捲過煙捲，也在戲院裏當過小夥計，三個冬天，沒混上一條棉褲（亻），腳都凍壞了。舊社會使樹孝受夠了苦。想起這些事，樹孝夫妻非常難過。最後樹孝老婆主動地提出來，要帶着孩子回娘家住兩天，好讓樹孝安心學習。

不睡覺也要把生字鞏固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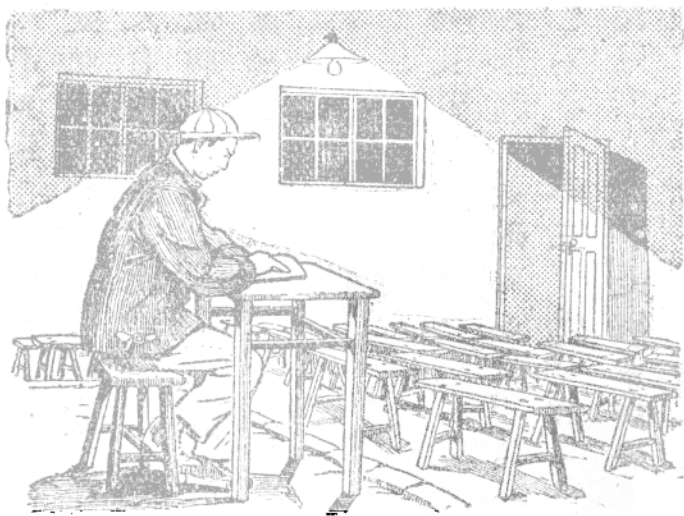
老婆回家了，只賸下樹孝一個人，倒很清靜，早起

學習，白天拉車，晚上複習，吃飯的時候，隨便買點。第一部分生字突擊下來了，八百零四個生字，一個也沒有忘掉，搬家搬的滾瓜爛（力弓）熟，字搬到那裏，也能認識它。

第二部分生字又開始了，樹孝依然以突擊第一部分的精神來迎接學習。但是一個困難問題又跟着來了，就是隊上正在開展「三反」運動。反貪污的「打虎」戰鬥，已進入最緊張階段，樹孝是打虎隊的積極分子，既要搜（么又）集材料，又要彙（厂又八）報情況，一連開會開了十三個晚上，經常開到大半夜。樹孝回家以後，仍然不放鬆（么又八）學習，再堅持一小時，把前天學的一百字複習一遍，把當天學習的一百字，再完全鞏固住，這才

睡覺。樹孝就以這樣積極的學習精神，克服了學習、生產與三反運動在時間上，相矛盾的困難。

有一次，更大的困難來了，下學後，接受了一宗運硝（丁一么）破（馬）的任務。一天沒得空，沒撈着摸摸書本，晚上還是照常開會開到十二點。這怎麼辦呢，樹孝



晚上十二點鐘開完會以後，楊樹孝在教室裏擰開電燈，一個人自習起來。